

南京叙事  
对话

如果有一天这些你习以为常的东西都荡然无存了,那我就能在纸上留下它了。  
——葛亮



南京,历来是文人们喜欢书写的一座城市。最近,一部名为《朱雀》的长篇小说横空出世,“飞”进了南京各大书店。夫子庙、阳山碑材、明城墙、魁光阁……小说中,南京新老地名、百年老字号娓娓道来,虽然写的是三代人的恩怨纠葛,但更是在为南京做传。

“《朱雀》就是为了圆我的乡愁,是为了还我自己心灵上的债务。小说中,南京不是背景,而是真正的主角。”小说的作者葛亮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,现在定居香港。在2009年的《亚洲周刊》十大小说揭晓榜上,葛亮比肩张爱玲、虹影、陈冠中、苏童、阎连科,被评为“最会讲故事的年轻人”。

葛亮告诉记者,虽然身在香港,但他无时无刻不关注南京,《朱雀》一写就是五年。

“好多朋友说,要根据小说中提到的地名,到南京来旅行。”葛亮说。

葛亮：  
南京故事  
可以讲得很好听

□快报记者 胡玉梅

## 朱雀象征南京的优雅、坚韧

葛亮笔下的《朱雀》写的是南京这座城和城里发生的故事:千禧年之交,苏格兰华裔青年许廷迈回到父亲的家乡南京留学,在秦淮河畔邂逅了神秘女子程茵,由此衍生了三个时代的传奇。1923年,女孩叶毓芝随着父亲到南京继承祖业,在南京大屠杀的前一年,和日本人芥川热恋,并生下一个女婴。毓芝在南京大屠杀中惨死,她的女儿辗转由妓女程云和收养,取名程忆楚。时间到了20世纪50年代,忆楚已经是大学生,爱上马来西亚侨生陆一纬。然而好事多磨,一纬被划为右派,发送北大荒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,程家无从幸免,云和自杀,忆楚下嫁给强暴她的一个工人……

小说以时势动荡为经,家族三代的历练为纬,横跨20世纪三个时代,凸显每个时代的南京儿女如何凭着热情浪漫,直面历史横逆,甚至死而后已。

为何选择《朱雀》作为他叙述南京的书名?葛亮说,朱雀不仅是贯穿小说始末的红丝线,更是因为朱雀象征南京,是南京的市标之一。朱雀门是南京的正南门,六朝时期,秦淮河上还有二十四航,而其中朱雀航规模最大、装饰最为华丽,是一个时代的象征。同时,朱雀在古代又是凤凰的化身,“浴”火重生,就像南京这座古城,经历了风风雨雨,一次又一次地重生。

“朱雀是优雅、坚韧的意象,就像南京这座古城一样优雅、坚韧。”

## 老字号被拆触动写作心弦

葛亮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,成长在鼓楼,今年30出头,有着显赫的家世。他的太舅公是陈独秀,祖父葛康俞为著名艺术家,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……《朱雀》一面世,莫言、陈冠中、阎连科等国内大牌作家纷纷助阵。阎

连科大赞葛亮:“出道就很老到”“我在30岁的时候脑子是一片文学的空白,但是他在30岁的时候已经写出这么老到的作品”。

面对国内名家的夸奖,葛亮谦虚一笑,他说,其实自己很早之前就想为南京写小说了。最早萌发为南京写小说是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。南京真的是很有故事的一座城市,就连小吃都特别让人留恋。写自己的家乡,对葛亮来说,也是手到擒来,因为他在南京生活了20多年,浸淫了这个城市的人文、掌故等方方面面。“我最喜欢去的是鼓楼、夫子庙,最留恋的是盐水鸭、鸭血粉丝汤,湖南路上的金春锅贴、梅花糕……这些都是香港街头找不到的,想想都馋人。”

对于书写南京,葛亮也有自己的见地。他说,“南京作家笔下都有一种气韵上的交集。这种交集很难用言语来表达。他们的作品,隐隐都能看到南京没落帝都的气象。”葛亮坦言,自己对南京的掌故感尤其喜欢。

“《白下琐言》对很多人来说,那就是历史文献,但对我来说,它更承载了南京的某种气质。”葛亮说,真正动笔写作“家城”其实是缘于危机感。有一天,他看到南京老字号“奇芳阁”难以维持经营,把楼下盘给麦当劳,那一刹那心里面特别撞击。“如果有一天这些你习以为常的东西都荡然无存了,那我就能在纸上留下它了。”

## 年轻作家想表达的南京

定居香港,写的却是南京。无意中,葛亮把南京和香港进行了一个对比。香港比南京年轻,混杂性特别强,人们的工作节奏特别快,就像拧着的弹簧一样。但南京给人的感觉是古典又舒缓。“我香港的一个师弟到南京旅游了一趟,回来问我南京现在的房价怎么样?他觉得南京这个城市给人感觉太舒服了,他想到南京来养老。”

葛亮想表达的就是这么一个南京,不光是忧郁的南京,而且是充满明亮色彩的南京。他说,南京从骨子里透着没落帝都的气质。南京那么好,每个到南京的人都会觉得心里很充盈,不像其他有



的城市,你会觉得生活得很空虚。为啥?因为南京真的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,不强调地域性,不排斥任何人,任何来南京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主人。曾经有一个教授说“南京是个大县城”,这个比喻很妥帖,体现了它的包容性。

在《朱雀》中,葛亮写到了多个外国人。葛亮说,这是别有用心,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体现南京包容的胸襟,这是一种帝王的博大胸襟,这种气质对周边形成了辐射,吸引了不同背景的人。同时,他笔下的南京,是对古典文化有传承的新南京,是后工业时期,古典和现代文化相互碰撞的南京,折射出古典城市的尊严。

“南京的民间气韵,也很特别。南京人眼里‘都莫得多大事’,骨子里有大萝卜精神。”葛亮说,走在街头,不明就里的人会因为听到“市骂”这样的词语感到脸红,但南京人却不在意。因为南京人就是这样,既细腻优雅,又豪放,各种元素汇成了南京人大萝卜品性。“这也是其他城市所没有的。”

## 跟着《朱雀》逛南京

除却历史的部分,葛亮说《朱雀》也是一部年轻人的小说,它涵盖了很多真正属于年轻人的元素,里面涉及到的很多文化地标意外成了“观光旅游指南”。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说:“葛亮深入南京日常生活的肌

理,对寻常百姓家的集体经验作出了有情观察。”小说充盈着南京文化的细节,拿着《朱雀》游南京,找出书中种种是个不错的点子——夫子庙、江南贡院、魁光阁、香君故居、乌衣巷、莫愁湖、文德桥、猫空茶吧;还可以根据书中的指引试试民间小吃,梅花糕、云片糕、秦淮八绝、状元豆和糖藕粥;或寻找冬青树、法国梧桐的踪影……

“鸡鸣寺内的胭脂井,当时,隋兵南下过江攻占台城,陈后主与妃子张丽华投胭脂井自尽,体现了六朝皇帝最颓废的一面;而阳山碑材、明孝陵则体现了明朝的气势恢宏;中山大道、总统府、汉府饭店,则是民国旧都影像……它们都那么的独特。”葛亮说,自己对南京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怀,充满了在外游子对“家城”的怀念,所以,书中的一物一景都相当美妙和真实。

## 不希望出现“纸上的南京”

葛亮告诉记者,当他写到《朱雀》尾声的时候,听家乡朋友说,南捕厅正在拆迁,他特别焦急,后来听说又停止了,他又很欣慰。“在后工业时代,南京在不断的文化碰撞之中,所以,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。”

葛亮说,虽然人不在南京,但对南京的一举一动都特别关注。“在我的书里,摩挲了南京的记忆,把南京的点点滴滴都纳入其中,南京的老城在小说里也有记录。但我不希望,它最后成了一座纸上南京。”葛亮希望,南京的父老乡亲们在看《朱雀》时候,关注到的是,这本书里发出的年轻人的声音。“我希望南京能够好好地吧书里面提到的好多老地方、百年老店都保护传承下去。”

“你知道吗?南京为什么会给人一种天然的亲切感?就是因为南京是没落的帝都,在千百年中保持了自己特有的气质。”葛亮说,一些香港作家看了他的小说,由此引发了共鸣。台湾著名作家朱天心很开心地说:“你知道吗?我南京有亲戚,我姑姑曾经长期住在南京。我对老南京还有印象,那里很美。”

## 新小说写的还是南京

星期天新闻周刊:你出身书香门第,家世背景对你写作有影响吗?

葛亮:有。父母从小就给我看一些大而沉重的东西,特别是父亲尤其喜欢苏俄的艺术。一直到我长大的时候,我父亲有时候还偶尔用俄语唱苏联的老歌……我如今回忆起来仍然觉得很温暖。

星期天新闻周刊:温和的家庭环境造就了温和的写作基调?

葛亮:是,很多人觉得,我的作品不愤怒,也不叛逆,而是非常的包容。这真的是跟我的家庭环境有关系。我父母对我从小就很好,让我得益于此特别多,我为什么要去叛逆呢?”

星期天新闻周刊:写作这本书为什么花费了五年之久?

葛亮:因为写这个故事我需要有长时间的沉淀,实际上这五年还不包括前期查找资料、在南京做实地访谈的时间。这五年中,我积累了大量的知识,阅历也增长了。我不觉得五年很久,因为我很享受写作的过程。

星期天新闻周刊:你写完《朱雀》后有没有给南京的朋友看?他们反应如何?

葛亮:有啊,好多人还给我写信了呢。在《朱雀》还没出版前,我就给南京的朋友看过了,年岁大的觉得,书里的某些经历就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;而年轻一代,他们觉得是年轻人对南京的一种注解。

星期天新闻周刊:是否还会写南京?

葛亮:会啊。下面一部已经完稿了,以南京为背景,写了我自己的成长故事,也有亲友们的故事。在新小说中,不仅有南京,还辐射到了香港。在下一部,可能会做家族史,家族口述史这部分现在慢慢写得刻不容缓,家里长辈陆续凋零,我姑祖母快90岁了。去年底王世襄去世对家里老人情感冲击很大,他曾帮我题写《七声》书名,现在成了最后的纪念。今年过年的时候邓稼先的太太给我们打电话,说是让我赶紧写。

星期天新闻周刊:《朱雀》名声大噪,你是不是成了南京在外地的文化代言人?

葛亮:呵呵呵……好多人也开玩笑说,“你现在是南京文化的代言人了。”不过,这个我没想过。我在香港对大家发出邀约,欢迎他们到南京玩一玩,那是因为,南京实实在在真的很美。它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和吸引力。